

武侠传奇小说集

奇侠与女杰

李波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I247.5
1628

81.77/17

武俠傳奇小說集

奇俠與女杰

李波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奇侠与女杰

李 波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2 5/8 字数：270千

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71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.245

定价：1.95元

目 录

八峒烽烟.....	1
越城岭传奇.....	36
岩鹰拳传奇.....	140
桃林石传奇.....	294
金峰女杰.....	346
盾 记.....	399

八 峒 烽 烟

楔 子

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以后，湖南军阀何键在长沙策动了“马日事变”，派遣土匪司令陈汉彪，带领千余喽罗，进犯湘南瑶山，妄图在湘桂边界开辟一块反共基地。然而，湖南瑶胞自古以来，顽强强悍，崇义嗜武，在任何血泪飘零的岁月，都没有屈服过反动派的屠刀。陈汉彪本系土匪出身，知道瑶胞难以对付，因此特意高价收卖了一批武林败类，妄图“以武克武”，征服瑶山人民。

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，我党及时组织武林豪杰，配合瑶山农民自卫队，跟反动派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。这场搏斗，波澜起伏，险象环生。现在逐回分解出来，以飨读者。

第一回 神剑宝马 白眉王还乡 路遇匪徒 红伞女仗义

五月初夏，青山如黛，在五岭东麓的崎岖山路上，一个青年男子策马南行，随着得得的蹄声，身后卷起一股尘烟。

这青年白净面皮，身材魁伟，两道剑眉，直插鬓角，一双亮眼，炯炯有神，眉宇之间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英气。腰间佩了一把宝剑，随身晃动，琅然有声。他就是湖广驰名的武林豪杰“白眉王”。

为何叫白眉王呢？却说在四川峨眉山，早年有师兄弟五人，顺序为：五梅、白眉、冯道德、至善、苗里。他们各有绝艺，自立师门。其中白眉道长传到第四代，由俗家子弟张礼泉继承。张礼泉聪慧过人，功夫造诣达新的顶点，号称“东江之虎”。这白眉王便是“东江之虎”的高徒，名叫雷唤天，是湖南瑶家子弟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先锋战将雷涛之后。此人骨格清奇，习艺精专，自入师门以来，备受张礼泉的器重，张将平生所学，尽授与他。后来张礼泉涉足海外，雷唤天在几次国术竞技中以白眉拳术得标，才被人们恭称为白眉王。其实，这雷唤天何止白眉拳术学得精湛，刀、剑、鞭、棍……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，更兼有一手好枪法，抬手可射飞禽，黑夜能灭香火，因此数年前曾被北伐军谭延闿聘为贴身保镖兼副官。那时谭延闿军中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力量甚强，雷唤天出身瑶山的穷苦人家，从小倍受民族压迫、阶级压迫的苦难，对于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很是支持，对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”的进步政策极其拥护。他常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同志讲课，逐渐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，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北伐失败后，谭延闿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，白眉王回到湖南长沙。此刻，他受党组织的委托，正奔向家乡八峒瑶山，准备协助党领导的瑶山农民自卫队，粉碎匪首陈汉彪的反共阴谋。

进入瑶山地界，他轻轻地舒了口气，放开两胯，翻下缰绳，让胯下的“四蹄踏雪”缓缓而行。放眼周围的景物，四境清幽。这条湖广间的通衢要道，路旁修篁万竿，绿意盈眸；异卉奇花，令人心醉；一弯小溪，绕山而过，浪花飞溅，潺潺有声……多么熟悉的景象呵！十八年了，这一切依然如故。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一桩惨案，不禁泪珠滚滚……

那时的瑶山，年年跟汉人财主打冤家。为了跟汉家财主争山界、争水利、反欺诈、反迫害，瑶山青年被迫崇武练打。他的祖父就以武功卓著，担任了太平天国李秀成的先锋战将，后来又把浑身的武艺传给了唤天的父亲。起义失败后，祖父战死，为了躲避灭门之祸，父亲逃奔江湖，改名更姓，广参名师，民国初年才敢回到瑶山。瑶胞们钦佩他父亲武艺高强、仗义勇为，选为护寨头目。在无数次与汉族财主恶霸的争斗中，功夫惊人，威慑八方，官兵、土匪都不敢轻易骚扰瑶山。

瑶胞历来人丁稀疏，劳力单薄。因此，寨头寨尾土地庙、娘娘庙，星罗棋布，祈求族人繁衍，人丁兴旺。这年，峒主死了，来了个风水先生，说寨外的虎形山，是活虎宝地，寨主若葬进山上的虎口洞里，瑶峒必定人财两旺。但是，地仙又说：一要百只公鸡祭虎！二要全族男丁进洞擂鼓助威；三要等“鱼上树”、“戴铁帽”、“马骑人”的时刻才能落葬。

瑶胞盼望本族发达，人丁兴旺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了。落葬的那天，老虎洞里鸡血横洒，瑶寨数百口男丁全在洞中敲锣打鼓，地仙在洞口装神弄鬼，念念有词。一会儿，果然来了三个陌生人：一个提一条鲤鱼挂在树上，一个买一口铁锅

顶在头上，一个扛一架木马（木匠用的），只见地仙法剑一挥，念道：“老虎老虎，送你三百口瑶猪！……”有个青年在洞口听到这句恶毒的咒语，情知中计，忙喊：“快跑！”但是鼓声喧天，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明是怎么回事，突然轰隆一声，天崩地裂，洞口塌了。原来这地仙和三个陌生人都是山下地主恶霸派来的奸细，他们利用瑶胞迷信风水，乘葬峒主之机，早就在洞口埋下了炸药，蓄意灭绝瑶民。

那时，白眉王尚未出生。噩耗传遍竹楼，瑶家姐妹一齐奔向洞口，她们呼喊着亲人，撞击着岩石，有的用牙齿啃，有的用手指抓，可是怎么也抓不开千万斤层层压着亲人的山岩，悲愤中有的妇女撞石而死，有的跳岩自尽……身孕快生的白眉王母亲正要 will 将腰带搭上松枝，猛然肚子一阵剧痛，提醒了报仇雪恨的念头。她回到家中，拧了一把松毛塞进灶塘，盖上火灰，向苍天祷告：“若能生男，誓为瑶乡报仇，松毛当七天火星不灭；如若生女，七天烟熄火灭，我即殉节！”

因此，他从小就接受母亲的谆谆教导，舞枪弄棒，跳涧攀岩，操练武艺。待到十五岁上，虽然骨瘦如柴，但筋骨如铁，身轻如燕，刀枪剑戟，使得如飘风骤雨一般。

一天，他正在练剑，看到一个手持罗盘的地仙从山下经过，猛想起瑶家的仇恨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挥剑砍死，丢下山岩！母亲见他闯了大祸，只得连夜打发他去四川峨眉山寻找二十年前出家的叔爹参师学艺。临行时，母亲捧出一把清风宝剑，挂在他的腰间，叮嘱说：“这是祖先留下的宝物，千万不可丢失。此去务必勤学苦练，功夫不成，不要回乡见我。”一晃十八年，音信不通，他曾经多少次梦见他的母亲啊！

现在眼看就要回到瑶乡了，眼看就要同瑶家兄弟姐妹一

起战斗，打击那些吃人的豺狼了，阿妈该多高兴啊！但是阿妈还活着吗？她还在那古老的竹楼里吗？她还认得她的孩子吗？心里一急，双腿一蹬，骏马又飞奔起来。

他策马奔上山冈，走近那株古老的大松树，放眼一望，树下岔路口上，立着一座矮矮的石碑，上面刻着“右通县城、左通八峒”八个大字。啊！家乡快到了！刚才涌上心头的悲翳早已烟消云散，但他此刻想急于见到的，不是离别十八年的母亲，而是领导瑶山农民自卫队的蓝有春同志。他相信母亲是能够原谅他的。因为他懂得，深重的阶级仇恨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彻底清算。如今，他已经不是当年砍翻一个过路地仙的个人复仇主义者了，而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的共产党员！他兴奋地挺直身子，抖动缰绳，继续赶路。

突然间，那马一声长嘶，“砰”翻倒在地，他定睛一看，马的前腿连中两镖，血流如注。这时只听一声吼叫：

“不许动！”打对面山坎上跳下四五个人来，一色青衣青裨青头巾，邪眉刁目，手持棍棒大刀。白眉王一眼认定，是守卡查路的民团，其实也是一些趁火打劫的土匪。他不慌不忙地跳下马来，从前襟衣缝里掏出一包药粉，撒于马的伤口，顿时血流停止，再撕下一块衣角，将马腿包扎好，用手扇了几下，顷刻，那马就被他一手提了起来。这药为何这般灵验？原来这是峨眉山的伤科名药，名曰“大扇风”，据说其中主药是黑柏香和来自千年古墓里的尸水石灰，外加多种草药研制而成。据传：向日葵秆被一锹铲断，撒上此药，然后接上，以手扇它几下，即能风刮不倒，由此可见它的神效。白眉王治愈伤马，将那几个拦路贼看得目瞪口呆，竟忘了奉命守

卡。待等醒悟过来，白眉王早已跳上马背，撒开四蹄，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马出山口，面前出现一条河流，这时他才想起，已到了瑶山麻林峒的隘口石门冲。这石门冲是进入八峒瑶山的门户，倚山傍河，地形险要，两岸悬岩百丈，山下水流湍急，要想冲刺过去，万万不能。踌躇之间，路边又闪出一班民团挡住通路，一个团丁厉声呵斥：“是农宿干部送信的么？！”

白眉王下马抱拳说道：“兄弟们请借光！我是上广西的过路人。”对方说：“瑶山是农宿军的老巢，陈司令有令，凡进山的一律搜身！”白眉王有些不悦，说：“过路也要搜身，这不是有意行劫么？！”

这时，只见民团里面走出一个黑面虬髯、头目模样的人来，此人眼若饿鹰，瘦如枯骨，哈哈冷笑道：“说劫就劫，这是我过山虎的老本行，斗得过我，放你进山。”说罢，陡然变色，左手一扣，流星般的弹丸，嗖嗖飞了过来，白眉王急用“凤点头儿”躲过，抽出宝剑左挡右磕，但见火光飞溅，铿锵有声，弹雨飞扬，陨星四落，只恼得过山虎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，顿时使出他“双蛇吐珠”的绝技来，两手弹丸齐发，满天飞沙走石一般。白眉王暗暗惊叹这盗贼的手段，便使出“玉龙播雾”的解数，一把清风宝剑舞得弧光耀眼，有如雪团飞旋，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。过山虎自知不是对手，暗想，此人艺功弥厚，定非等闲之辈，若放走他，事后陈司令知道，吃罪不起，白眼一翻，顿时有了主意，便抱拳说道：“老兄妙技，我们走了眼，多有得罪，请高手上路！”白眉王见对方收了弹丸，略一拱手，跳上“四蹄踏雪”便走。谁知走不上十步，突然身后一股冷气，猝不及

防，屁股上中了一镖，噗通一声，跌下马来。紧接着第二镖又飞了过来，他急欲闪身，怎奈顿时周身麻木，腰硬如僵，眼见得死无生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空中突然飞下一支袖箭，只听当啷一声，火星飞溅，镖箭齐齐落地，接着从悬岩上降下一把红伞，落下银铃般的一串声音：“过山虎你的砂子饭（指卖武谋生）不要吃了，暗器伤人，还有江湖的规矩吗？”

白眉王睁眼一看，随伞落地的原来是一位女郎，但见她头扎一方彩绣绸帕，身穿镶边绣花上衣，一双玉手镯，唧唧有声，飒爽英姿，亭亭玉立。她笑吟吟地将红伞收拢，对众匪说：“他是我的客人，你们也要他性命吗！？”

过山虎连连点头，说：“不知姑奶奶驾到，该死！小的奉陈司令命令，在此把守关卡，不敢随便放人进山，路见陌生，这才献丑。”说罢，点头哈腰，挥斥众匪撤退。

过山虎这样的剧盗，为何在一个姑娘面前如此战战兢兢，唯马首是瞻呢？原来这姑娘非等闲之人，她就是威震湘南的女侠“红伞女”。这名从何而来呢？原来湘南瑶胞与其他民族习俗不同，姑娘酷爱穿红衣、绣红花、戴红头帕子，所以自古称这儿的姑娘为“红瑶”。姑娘们另一个爱好就是打伞，无论天晴、下雨、送亲、跳舞，对瑶歌，无时无刻手上不擎着一把小布伞，犹如藏北的藏族姑娘喜欢背着一种叫“搅觉”的背垫一样，别处只在背柴火时垫在背上，而藏北姑娘把它当成一种化妆品，湘南瑶姑也一样，把打伞当作一种美的装饰。但是，一般都用青蓝二色，唯独这姑娘与众不同，使一把大红布伞，走到哪里，晃如红云。更有与众不同的是，她那伞看起来并无异样，其实是镔铁为杆，内藏机关，

既是点穴工具，又是袖箭筒，重量在一般布伞的数倍之上，是一件得力的兵器。跨山跳涧，凑空下坠时，将伞张开还能起到降落伞的缓冲作用。这“红伞女”的雅号便由此而来。

白眉王此刻心中好生诧异，这帮强盗，怎么会慑服于一个山村姑娘？莫不是强盗头子？真是才离阎罗殿，又到鬼门关，重伤在身，怎得脱险？党的任务怎能完成？……心中一急，伤口剧痛，一阵晕眩，不省人事。

这姑娘急忙查看伤口，不觉失声惊叫，原来这伙匪徒竟用了特毒药镖。此药名叫“见血封喉”，取广西宜山县会仙山中雄獭兽胆汁浸泡而成。据传：山中凡有此雄兽，雌兽尽皆逃散，雄獭无配偶，发情时抱木为偶，如遇妇人，则牢抱不放，因此江湖侠士往往乔扮妇人，藏刀诱其上钩，身近时即出刀杀却，取毒浸箭泡镖。中此毒镖的多则三日，少则几个时辰便死。姑娘见这样一个好端端的须眉男子，不明不白等死，不禁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。

方才雷唤天与过山虎在山下格斗时，姑娘正在对面岩顶，居高临下看得一清二楚。此刻，她面对晕迷过去的雷唤天，凝眸细看，方头大脸，端端正正，面如敷粉，眉似刀锋，身材雄健，丰姿翩翩，心里不觉产生了两分好感。眼见他臀部肿大如盆，嘴唇微微抽搐，不觉又产生出三分同情。又一转念：在这动乱年月，他只身闯入瑶山，莫非瑶山有他什么亲人也很难说，想到这里，心里更添了三分亲切之念。心头一热，也顾不得男女间的许多禁忌，将他双臂一提，背上肩头，直奔深山密林而去。

第二回 兵匪合流 大圳峒遭劫 摆擂比武 阎罗手逞凶

红伞女背着个百多斤的汉子，身轻脚快，沿着崎岖曲折的山路，不一会就到了她的居所——界湖山。这界湖山，离县城四十来里，背靠十万大山，景色幽绝，道书上称为十八福地，是湘南名山之一。山顶积水，终年不涸，湖圆如盆，幽深如墨，界湖即以此而得名。

这时，她已经看到茅房背后那道雪练似的瀑布了，高逾二十余丈，飞流直下，声若雷鸣，十分壮观。清朝诗人袁子才曾到此留下有名的诗句：“万丈狂流五道奔，轰雷掣电忘晓昏。”

然而，红伞姑娘此刻没有心思欣赏这优美的景色，她怀着不安的心情急急走近了自己的茅房，心里暗想：日尽月升，一个大姑娘背个男子汉回来，奶奶该怎么说呢？这时，她才感到背上这个男子的重量，已经压得她汗水沁透了内衣，他饱满的肌肉紧贴着她的背肌，沾腻而又温热。姑娘特有的敏感，使她心头怦怦发跳，从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，好在四下无人，谁也看不到她的羞容，姑娘家独到的仔细，使她想出了一个主意。只见她依着一块大青石板，将白眉王轻轻放下，扶正在石块上躺着，随手扯一把黄荆叶枕好他的头，脱下自己的罩衫，盖在他的身上。然后，轻轻向茅舍走去，转了一道弯，沿石级而下，走到院外，突然听到一阵急雨飘风般的呼啸之声，她忙蹬上院墙外的一块高石探看，原来奶奶正在练剑。

老人家着一件白布宽襟上衣，头扎一方黑纱包头，手握

明月宝剑，冲、撞、闪、展，吞、吐、挤、靠，千变万化，翩翩如飞。一手娴熟细腻的剑法，凌厉而又周密。真个势如旋风瀑布，疾如陨石流星。舞到酣处，幽谷生风，红伞女不禁暗暗叫绝。她想起还有个伤者卧在青石板上，便使出凌云轻功，腾然跃起，咻地一声，用伞尖接住剑锋，娇滴滴地喊道：“奶奶，我回来了！”奶奶一愣，喜出望外，一把拖住孙女的手腕，说：“孙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，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呢？”

“奶奶，今天我在山外见了个奇人。”

“哟，孙女看上眼了，一定是一个极漂亮的小伙子！”奶奶快乐地笑着说。

“您还开玩笑，人家被土匪放了毒镖，快死了哩！”红伞女忧伤地说。

“谁放的镖？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过山虎放的，一个过路客……”红伞女便把刚才看到的情形给奶奶说了一遍。

“你怎么见死不救呢？”

“奶奶不是叫我莫染世事吗？”

“哈宝儿，这年头进瑶山的不是大好人，就是大坏人，你想，单枪匹马跟陈汉彪土匪作对的还能不是好人？”

“他是男的。”姑娘一边撒娇地说着，一边偷看奶奶的表情。只见奶奶嗔怪地说：“行仁仗义，是我们武林的规矩，急迫时还讲个什么男女，救人要紧！”

红伞姑娘听到这里，一块石板落了地。高兴地说：“他早被我背到院外了，您看怎么办呢？”

“死丫头，还不快抬进来。”说罢，就要出去。姑娘快

步抢到前面，帮着奶奶将白眉王抬进屋中。点亮三支松明，二人一同察看伤口。

亮光下，只见白眉王双目紧闭，嘴角流涎，腹部肿大，红遍下肢，伤势十分严重。奶奶看罢，连连摇头说：“这汉子只怕难救，这‘见血封喉’毒，非宜山獾骨莫治。”姑娘一听，心急火燎，忙说：“我就去宜山杀獾。”

“哈宝，此去广西宜山有数百里之遥，往返少也得费五七天，他眼下不退出毒水，就难度今晚了，你快拿我那两颗‘天山刮骨丹’来试试吧。”

红伞女急忙打来一碗凉水，找出一只小小葫芦，倒出两粒丸药，红如朱砂，置于水中化开，用筷子撬开伤者牙齿，徐徐灌下，后又用药水洗涤伤口多时。少顷，渐见抽搐停止，伤口有黑血涌流，只是仍昏厥不醒。

奶奶说：“孙儿，这药只可防毒不再蔓延，彻底除毒，看来还得宜山獾骨。”

红伞女沉思片刻，提起白眉王的剑说：“我就借他的剑去走一遭！”说着将剑抽出鞘来，灯下一晃，青光逼人，不禁连称：“好剑，好剑，跟奶奶的一模一样呢？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奶奶惊诧地接过剑柄，凑近火光一看：只见剑柄上刻有“清风”二字，疾忙与自己的剑一合，正好一对。老人家一下跌坐在椅子上：“它，怎么会落在这么年轻人的手里呢？”奶奶自言自语，红伞女如坠五里雾中。

奶奶突然站起身来，对孙女说：“你速往宜山走转，救他醒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红伞女莫名其妙，但救人心切，也不细问，便急急整装出发。这时天已拂晓，奶奶嘱咐说：“八十里瑶山到处有民

团设卡，你速去速归，一路小心。我还要进山给他捕几只野鸡回来做汤。”说罢，祖孙二人分头出发不表。

再说白眉王雷唤天悠悠如梦，第二天早晨睁开双眼一看，头顶一片竹瓦，十分诧异，慢慢扭动头颈，满眼都是竹桌、竹凳、竹床……我怎么会躺在这里呢？一扭身子感到臀部疼痛，这时才想起昨天的事情。他用手摸摸伤口，只觉得皮肤起了皱折，黏糊糊的，象是流了不少脓汁，他低头张口将衣领一咬，从领角滚出一粒丹丸，慢慢嚼破吞下，顿觉神清气爽，伤痛也减了许多。这药为何这么见效？只因那婆婆的丹药早已排除了毒气，这领口内携带的丹丸，又是峨眉山武林中的秘方，叫做“还阳活命丹”，相传数朝，是解毒生肌的奇方，此刻用上正是锦上添花，自然越发奏效。不到一个时辰，他竟然活动如初了。他将伤口扎缚了一番，见屋中无人，想到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，又想起这姑娘的可疑行踪，犹恐别生枝节，只得舍了那把宝剑，朝着自己家乡的方向大剌剌走了。

他越走腿子越灵，步伐越快。接近荆竹坪联络点时，顺着寨外的丛林小路，慢慢往前靠近。走到寨边，拨开灌木丛林，凝神一看，不由得叫起苦来。只见寨子里荒草萋萋，杳无人迹，无鸡鸣，无犬吠，家家屋顶无烟尘，踏进院内，破锅碎缸满地皆是。看来，敌人企图割断农民自卫队与群众的联系，已经在这里实行了集寨并峒的政策。家乡面目全非，联络点遭到破坏，此情此景使他忧心如焚，他踏着残砖剩瓦陷入沉思：该往哪里去找特派员接头呢？他们进了深山，还是离开了县境？不会，这八十里瑶山，千沟万壑，哪里都有自卫队存身的地方，想来想去，不妨先回家看看。不回家则

已，谁知走到那生他养他的山坳里一看，竹楼荡然无存，篱笆早已枯朽，不由他一阵心酸，热泪夺眶而出，模糊中，耳旁又回响起母亲熟悉的召唤……

小时候他常常惊梦，母亲说，是他练功摔跌了魂，便夜夜跑到山坳上，轻轻地喊：“唤天回来哟！跟娘回来哟！……回来了！”反复呼唤，自喊自答，声调哀婉，亲切动情，在茫茫的黑夜里催人泪下。阿妈一直不停地喊着，直到床前，然后将山坳里抓来的黄土卵石轻轻放在他的枕头下，边喊边轻轻地拍着他进入梦乡，仿佛儿子的灵魂真的已经回来了。如今唯一的骨肉亲人，踪影不见，生死莫测，雷唤天怎能不心酸啊！他冥思中不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回来了！阿妈您在哪里呢？……”睹景伤情，痛定思痛，转念一想，这不是个人的仇，家庭的仇，是瑶山人民，全天下穷人的仇。眼看北伐即将胜利，劳苦人民则被蒋介石翻手打入黑暗的深渊，如今又在中国这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破舟中飘摇。山河破碎，万民涂炭，我应当把这深仇大恨，化为杀敌的力量，尽快找到党组织，把瑶山农民武装壮大起来跟敌人斗，不把陈汉彪赶出瑶山誓不罢休！雷唤天想到这里，转身走出山坳。

他登上岭脊，突然听到大圳峒方向传来一阵阵紧锣密鼓的声音。雷唤天一边走着，心里一边琢磨：这般年月，还有什么瑶歌会呢？谁家还有心办婚丧大礼呢？莫非陈汉彪又抢了谁家闺女作姨太太？……千头万绪，还是先去看看，或许能在那里找到党组织，也未可知。决心一定，他就沿着山脊前进，半个时辰就转到了大圳峒的山梁子上，俯身探视，只见峒桥边的集场上，戏台高筑，万头攒动，四周刀枪林立。